

常爐艷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三版

當 爐 豔



不 許 翻 印

編 點 者

劉 梅 庵

發 行 者

黃 道 全

印 刷 者

大 新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大 新 書 局
上海老開橋北新唐家
街慶源里四百十四號

代 發 行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當 爐 豔 全 一 冊

定 價 大 洋 五 角

叙

我向來不甚看小說，因為我看小說亦和看其他科學哲學書一樣用力。我爲節省精力起見，往往卽以看小說的時間而看科學哲學書。不過有時亦偶爾看看，未嘗不立刻卽起心絃的共鳴。所以我亦很承認文學的價值。近來譚文學總是說甚麼主義甚麼主義，其實我看文學的作品當作者創作的時候決沒有把主義攔在心上；所謂主義只是後人研究時的一個分類罷了。我們中國，其他學問都不甚發達，獨有文學並不十分落後。可惜近來人們有一種偏見，總以爲白話化是文學一線相延的正宗。其實不然。我以爲亦和畫畫一樣，有了油畫，

而仍不能盡顯水彩畫。所以我們對於工具，僅能說後出的必比以前的爲適宜于現在，但已成歷史上的則不能取消。但中國人有一個不愛惜古物的壞脾氣，以致許多好書都絕版了。友人現在想重印當鑛艷，囑我作一個短短的弁言，我因起想上述的意思，就此潦草寫出來。

張東蓀序

當 爐 艷

第一齣 旅慨

第一場

相如

（司馬相如底書齋。幕開，相如在齋中獨坐着。）
（唱）「清平樂」

半肩行李，

蹤跡浮萍滯。

長短郵亭三十里，

又到垂楊青矣。

頻年書劍天涯，

空懷潦亂如斯。

幾日東風吹去，

長安一騎看花。

（書童捧茶上）

書童 相公！請用茶。

相如 放下。書童！日長無事，愁悶不堪，你把我做底賦稿取來，待我校閱一番，消遣則個。

書童 咳！相公！今朝做詩，明朝做賦，做得肚子越通，做得身子越窮，看來這些東西，真是害人不淺吓！

相如 （怒）胡說！快去取來。

（書童至書篋中將賦稿取與相如，相如伏案作圈點狀。）

相如 這小廝方才言語，倒也有些感慨。咳！怎知我底詞章，甚有作用哩！（喝）「宜齋令」

按時事微言鮮嘲，

不比那鏡浮華脂塗粉描。

但看那子虛烏有，

文章可當經綸稿。

莫笑那賦雲雨宋玉風騷，

無非是寓美刺靈均香草。

得失心知，

難與俗人道。

第二場

（楊得意底僕人匆匆上）

楊僕（打門）門上有人麼？

書童（內應）是誰？

楊僕（外應）是我！

書童（開門出）（微笑）原來是一位老哥，到此何幹？

楊僕（要求見司馬相公）。

書童 如此隨我來！（引楊僕至書齋，以手指相如。）這就是家爺。

楊僕（叩頭）小人叩見司馬相公。

相如 起來！你是何人？來此何事？

楊僕（起立一旁）相公！家主就是相公底同邑人楊得意，因久慕相公高才，着小人前來求借賦稿一觀。

相如 原來爲此。你來得正好，適才校訂完畢，就付你帶去便了。（取稿給楊僕）
楊僕 如此小人去了。（下）

書童 相公！那人拿了稿去，可有金銀換來？

相如（莊容）蠢才！那有文字中生出金銀來底？只管胡說，快去取那綠綺琴來，我要理曲一回，破除煩悶。

書童 曉得。（將壁上琴取下給相如）

相如 咳！琴吓——琴！你看世上多少箏笛琵琶，獻音取媚，偏你聲希味淡，知音

寥寥，也似我相如一般。（唱「前腔」）
嘆今人此調不操，

只合配秦樓三更風簫。

曲高誰和？

爲甚麼作此不合時宜調？

難爲你湖海迢遙，

赤緊的風塵依靠。

這一副抑塞襟懷，

除了伊更若個知道。

第三場

（臨邛縣縣令王吉上）

（見相如）呀！長卿在此操琴，小弟來做催租人了。（微笑）

相如 逆旅無聊，藉以排遣，王兄到此，有何見教？

王吉 無事不敢相造，只爲卓王孫慕兄之才，欲備尊酒奉請，恐兄高介，不肯枉顧，願

弟先來道達，幸勿見卻。（唱）「前腔」

他雖是家計饒，

倒也是愛賢才似平原氣豪，

散金結客；

不落那墩狗村牛套。

相如 但弟與他貧富既已不同，薰蕕尚恐異器，未便遵教。

王吉 (唱)

伊畫堂中筆硯精良，

綉閣內也琴書清沙。

一頓掌上明珠，

頗有才子風調。

相如 既是這樣，只得從命。

歇吉 如此小弟告別了。(起立出外)

相如 有勞枉駕。(起立送王吉至門外)

王吉 好說。

(相如，琴童，王吉俱下。)(幕閉)

第二齣 閨聲

第一場

(卓文君底臥室。幕開，文君倚綉衾而坐。)

文君

(唱)「梧桐樹犯」

愁來不自由，

無計消長晝。

掃罷蛾眉兩點遙山綯，

淚珠衰損揉藍袖。

辜負了春日凝妝上翠樓，

香羅衣帶寬應透。

昏昏的夢逐飛花，

忽忽的心如中酒。

(卓文君底侍兒紅簫上)

紅簫

呀！小姐原來獨坐在此，這般美景良辰，爲何納悶？

文君

你知道些甚麼來！（唱）「東甌令」

閒廝守，

獨登樓，

便是那樓上花枝見也羞。

我想有多少盈盈伉儷因緣湊，

依依眷屬神仙偶，

綠天香海足溫柔

誰似我卓文君，

鎮日的斂雙眸。

紅簫

小姐！後園百花盛放，去賞玩片時可好？

文君

我有甚麼心緒來！

紅簫

小姐不去，我一人去了。

文君 如此且和你去來。

(文君紅簫同下)

第二場

(花園佈景。二人從邊門上。)

文君 幾日不到園中，春光凭般爛漫了。

紅簫 小姐！你看這幾對鶯兒，在那邊啄落花哩。這幾樹玉蘭，開得十分茂盛哩。(唱)「大聖樂」

不風流處也風流，

俊丰姿一般清秀。

(二人同上花臺)

烟絲細織湘簾縷，

待捲上小銀鉤。

文君 (唱)

自憐人瘦如花瘦，

當不起重上仙人白玉樓。

(二人同登高處遠眺，

夕陽斜沒，

見幾枝高柳；

搖曳蕩春愁。

文君 (指園外遠處底柳色) 侍兒！那一帶柳色，是何地方？

紅簾 那是都亭客舍，曾聽老爺說，有個才子司馬相如住在那里。

文君 吓！(微笑) 原來這就是司馬相如底住處麼？(唱)「解三醒」

我只道送行人旗亭楊柳，

猜不到藏一座司馬琴樓。

不由人銷得魂兒透，

却身在宋牆東首。

紅簾 小姐！晚風吹下細雨來了，下去罷。

文君

啊。(唱)

桃花不引仙郎走，

絮影空將玉扇兜。

情拖逗，

有多少無端根觸；

眼底心頭。

(同 花臺) (同下)

第三場

(紅蕭扶文君上)

紅蕭

小姐久不彈琴，何不去理理舊曲。

文君

(微嘆)理他則甚？(唱)「前腔」

你道是 綉閣挑燈捲素袖，

理冰絃遺悶髮，

這琴中消息請誰透？

向何處賦遑求？

不遇是金徽冷叶離鶯奏，

絲雨空縷寡女愁，

松風吼，

總沒個解知人道。

枉費綢繆。

（問紅蕭）待兒！你說底司馬相如，他最善鼓琴哩。

紅蕭 小姐可要聽麼？

文君 怎好去聽吓？

紅蕭 這也不難，問得老爺正要請他飲酒，待他赴席之時，對老爺說。（唱）「前腔」

敬他爲我瑤琴一揮手，

比着關閨誰更優，

水仙吟彈醒茶靡酒。

那時小姐施步障；

設青幃，

不妨曲記張紅豆。

何苦嬌藏弄玉樓，

商量就，

待娘行，

細付；

此事然不？

文君 此說甚妙，你可稟知老爺。

紅蕭 是！曉得，天色將晚，小姐請回房罷。

（同下）（幕閉）

第三齣 琴媒

（舞臺上作客廳陳設。卓王孫徐徐上。）

王孫 （鬚矜色）蒼頭們！